

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2
阎纲 张韧 吴宗蕙 白烨 编选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发行：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广东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56,000 字

印数：10000

书号：ISBN 7-5302-0415-7/1·401

定 价：18.00 元（简精装）

目 次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美〕马克·吐温	1
马克·吐温小传	
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59
四个人·····〔印度〕泰戈尔	61
泰戈尔小传	
评《四个人》·····	140
苹果树·····〔英〕高尔斯华绥	143
高尔斯华绥小传	
评《苹果树》·····	203
伊豆的歌女·····〔日〕川端康成	207
川端康成小传	
评《伊豆的歌女》·····	231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地利〕茨威格	233
茨威格小传	
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72
第四十·····〔前苏联·俄罗斯〕拉甫列尼约夫	275
拉甫列尼约夫小传	
评《第四十》·····	332

查密莉雅	〔前苏联·吉尔吉斯〕钦·艾特玛托夫	335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小传		
评《查密莉雅》.....		388

1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赫德莱堡是邻近一带地方最诚实、最清高的一个市镇。它一直把这个名声保持了三代之久，从没有被玷污过，并且很以此自豪，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它所拥有的其它一切都更加宝贵。它非常以此自豪，迫切地希望保持这种光荣万世不朽，因为它对摇篮里的婴儿就开始教以诚实行为的原则，并在以后对他们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间，把这一类的训诲作为他们的教养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在青年人的发育时期，完全不叫他们与一切诱惑相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的诚实有充分的机会变得坚定而巩固，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邻近的那些市镇都忌妒这种崇高的权威，假装着讥笑赫德莱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偏说那是虚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赫德莱堡实在是一个不可败坏的市场镇；假如有人追问，他们还会承认一个青年只要是从赫德莱堡出去的，他要从家乡到外面找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无需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

然而曾几何时，赫德莱堡终于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也许是无意地，当然也并不在乎，因为赫德莱堡是无求于人，很可以自满的，对于异乡人和他们的意见，当然是毫不在意。不过它当初如果把这个人当作例外，那就要妥当一些，因为他是个

很不好惹的人，记下了冤仇就不饶人的。在他漫游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他老把他的委屈记在心上，每逢闲暇的时候，他就翻来覆去地想，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心满意足地报复一番。他想出了许多主意，都很不错，但是没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最不中用的办法只能损害许多个别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一个使整个市镇都受影响的主意，连一个人也不让他漏网。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觉得心头豁然开朗起来。他立刻就开始拟出具体的计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办法才好哩——我要败坏这个市镇！”

六个月之后，他乘着一辆小马车，又到赫德莱堡去，大约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停在银行的老出纳员的家门口。他从车上取下一只口袋，扛在肩上，踉踉跄跄地穿过院落，走到里面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了一声“请进”，他就进去了。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厅里的火炉背后，很客气地向那正在灯下坐着看《福音导报》的老太婆说：

“您请坐着，夫人，我不打搅您。好——现在可把它藏得很妥当了；谁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儿。夫人，我可以见见您的先生吗？”

“不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恐怕要到后半夜才会回来。”

“好吧，夫人，那没有关系。我只是要把那只口袋托他保管一下，等找到了合法的物主，就请他转交给他。我是个外方人；他并不认识我；我今晚上不过是走这个镇上经过，特地来了却一桩长久放在心上的事情。现在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我很高兴地离开，心里还有点儿得意；以后您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口袋上系着一张纸条子，一切都在那上面说明了。再见吧，夫人。”

这位老太婆害怕这个神秘的大个子陌生人，后来看见他走了倒很高兴。但是她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于是就一直往口袋那边跑过去，把那张纸条子拿过来看。那上面写着的话是这样开始的：

请予公布；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来也行——两种办法随便采取哪一种都可以。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元，计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天哪，连门都没有锁哩！”

理查兹太太浑身颤抖地飞跑过去把门锁上，然后把窗帘拉下来，惊魂不定地站着，心里发愁，不知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钱财更加安稳一些。她听了一会儿是否有小偷，然后又好奇心战胜了，于是再回到灯光底下，看完那张纸条上写的话：

我是个外国人，马上就要回本国去，以后就永远在那里住下了。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多蒙贵国优待，心中非常感激；尤其是感谢贵国的一位公民——赫德莱堡的一位公民——他在一两年前曾经给过我一个很大的恩惠。实际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让我说明经过吧。我从前是个赌徒。我是说我从前是。我是个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我在晚上来到这个村子里，饿着肚子，一钱莫名。我向人求助——在黑暗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的地方讨钱。这回幸好找对了人。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换句话说，照我当时的想法，他实在是救了我的命。同时他也给了我财运；因为有了那笔钱，我又到赌场里发了大财。后来我把他给我说过的一句话老记在心上，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他这句话终于把我制服了；一经制服，我的品格才没有完全毁掉：我从此再也不赌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恩人是谁，可是我要把他寻访出来，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由他施舍出去，或者把它抛弃，或者保存下来，随便他怎么处置都行。这只不过是我向他表明感激之意而已。假如我可以在

这里住些时候，我就会亲自去寻访他；但是那没有关系，他一定会被寻访出来的。这是个诚实的市镇，不可败坏的市镇，我知道我尽可以信托它，无需担心。谁能说出那位先生当初对我说的那句话，就可以证明他是我的恩人；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那句话。

现在我的办法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私访较为妥当，那就请你私访。如果遇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就请你把这张纸上写的话告诉他。假使他回答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当初说过的那句话是如何如何，”就请予以对证——那就是：打开口袋，那里面有一只密封的信封，装着那句话。如果那位申请人所说的话与此相符，那就把这笔钱给他，别的话都无需再问了，因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

但是如果你愿意公开寻访，那就请你把这张东西拿到本地报纸上去发表——另外加上几句说明，即：自本日起三十天内，请申请人于星期五晚八时驾临镇公所，将他当初所说的话密封交与柏杰士牧师（如果他肯帮忙处理的话）；然后请柏杰士先生当场将钱袋启封，核对那句话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将这笔钱点交我这位业经证实的恩人，并请代致诚挚的谢意。

理查兹太太坐下来，兴奋得微微颤抖，不久就转入沉思了——她是这样想的：“这事情多么奇怪！……那位善心人随意施舍一下，现在善有善报，发的财可真不小呀！……假如做那桩好事的是我的丈夫，那该多好！——因为我们实在穷透了，又老又穷！……”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不是的，拿二十块钱给一个外方人的不是他。这实在可惜得很，真是；现在我明白了……”然后她打了个冷战——“可是这是一个赌鬼的钱哪！罪恶的收获：我们可不能要这种钱，连碰也不能碰它一下。我可不愿意

靠近这种钱；这好象是很肮脏的东西。”于是她到离得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希望爱德华快点回来，把它拿到银行里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小偷来；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

十一点钟，理查兹先生回来了，他的妻子正在说，“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极了！”他却说：“我可真累坏了——简直累得要命；人就怕穷，象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干这种倒霉的跑腿差事。老是熬呀、熬呀、熬呀，只不过为了那点儿薪水——当别人的奴隶，他可穿着睡鞋坐在家里，又阔气，又舒服。”

“我很替你难受，爱德华，你知道的，可是你得自宽自解才行；我们总算能维持生活；我们还有很好的名声哩——”

“是呀，玛丽，这比什么都强。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介意——那只是一时的烦躁，根本不算一回事。你跟我亲亲嘴吧——好，现在一切都忘掉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你那是弄来的什么东西？口袋里是什么？”

于是他的妻子把那一大秘密告诉了他。这使他感到一阵心神恍惚，随后他就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吗？咳，玛丽，那等于四一万一块钱哪——你想想——真是一笔大财产！我们这村里有这么大家当的还不到十个人哩。把那张纸条子给我看看。”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说道：

“这岂不是奇谈！嗨，简直是传奇小说嘛；就象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哪会有。”他现在大为兴奋起来；他很愉快，甚至是兴高采烈。他把手指轻轻点一点他的老婆的脸蛋儿，开着玩笑说：“哈，我们发财了，玛丽，发财了；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藏起来，把纸条子烧掉就行了。那个赌鬼如果再来问起这桩事情，我们就白起眼睛望着他，说：‘你说的是什么鬼

话呀？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么金子；’这就使他哭笑不得，而……”

“而现在，你在这儿大开玩笑的时候，钱可还在这儿，现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动的时候了。”

“真是。那么，我们怎么办——私自寻访吗？不，那可不行；那未免要破坏神妙的味儿。还是公开的方法较好。你想这桩事情岂不要传得满城风雨！还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镇忌妒哪；因为除了赫德莱堡而外，一个外方人决不会把这么一桩事情信托任何其他市镇，这是他们知道的。这简直等于给我们大登宣传广告哩。现在我要赶快到印刷所去，否则就太晚了。”

“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爱德华！”

可是他已经走了。不过只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遇见报馆的主笔兼东家，就把那张纸条子交给了他，说道：“我这儿有一条好新闻给你，柯克斯——拿去发表吧。”

“可能来不及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看情形吧。”

回到家里，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来把这个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谈一遍；他们简直不想睡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拿二十块钱给那个异乡人的公民究竟是谁呢？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俩同声回答——

“巴克莱·固德逊。”

“不错，”理查兹说，“他很可能干这种事情，这也正是他的作风，可是我们这镇上就不会再有别人了。”

“这话谁也会承认的，爱德华——无论如何，私地里是会承认的。现在这六个月以来，我们这村子又是和从前一样了——诚实、狭隘、自以为是、一毛不拔。”

“他向来就是这么批评的，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而且还是毫不客气地当众那么说。”

“是呀，可是他就为了这个，遭人痛恨哩。”

“啊，当然；可是他倒不在乎。我看除了柏杰士牧师而外，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最遭人忌恨的了。”

“哦，柏杰士可是罪有应得——他在这儿再也别想有人听他讲了。这个市镇固然是算不了什么，对他可是知道应该怎么估量。爱德华，你看这岂不是有点奇怪，怎么这位外方人竟指定柏杰士经手发这笔钱呢？”

“呃，是呀——是有点奇怪。那是说……那是说……”

“哪来的那么多‘那是说’呀？要是你的话，你会选他吗？”

“玛丽，也许那个外方人比这个村里的人对他知道得更清楚哩。”

“尽说这种话，难道就对柏杰士有什么好处！”

丈夫似乎有点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妻子凝神注视着他，等着他答复。后来理查兹终于说话了，他那迟疑的神气好象是表示他预先知道他的话可能要遭到怀疑似的——

“玛丽，柏杰士并不是个坏人哩。”

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

“瞎说！”她大声说道。

“他不是个坏人。我知道。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整个的根由就是那一桩事情——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一桩事情。”

“那一桩事情，真是！好象单只那一桩事情还不够似的。”

“足够了。足够了。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

“你说的什么话！罪不在他！谁都知道那就是他干的事儿。”

“玛丽，我敢担保——他是无罪的。”

“我没法儿相信，我也不相信。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招供。我很惭愧，可是我要供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无罪的。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可是……可是……

呃，当时整个镇上那种愤激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简直就没有胆量说实话。一说出来大家就会都对我进攻了。我也觉得那很卑鄙，真是卑鄙透了；可是我不敢；我没有勇气担当。”

玛丽显出了惶惑的神情，过了一阵没有做声。然后她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想你当初如果……如果……那是不行的。决不能……呃……舆论要紧——不得不特别小心——特别……”这是一条难行的路，她陷入泥潭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开了。“这是很对不起人的事，可是……哎，我们担当不起呀，爱德华——实在担当不起。啊，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主张你说实话的！”

“那会使得我们失去许许多多人的好感哩，玛丽；结果就……结果就……”

“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他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爱德华。”

“他吗？他可想不到我当初是可以挽救他的。”

“啊，”妻子以快慰的口吻大声说道，“这可叫我高兴了。只要他不知道你当初可以挽救他，那么他……他……呃，那就强得多了。噫，我本就应该看得出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老是向我们讨好，虽然我们对他很冷淡。人家拿这桩事情挖苦我可不止一次了。比如威尔逊夫妇吧，还有威尔科克斯夫妇和哈克尼斯夫妇吧，他们都不怀好意地拿我来开心，说什么‘你们的朋友柏杰士’，因为他们明知这是使我难为情的。我希望他不要老是这么一个劲儿对我们表示好感；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始终要这样。”

“我可以给你解释。这又是我的招供。那桩事情正闹得新鲜、闹得火热，镇上决定叫他‘坐木杠’的时候，我的良心上受到谴责，简直受不了，于是我就暗地里跑去给他报了个信，他就离开了这个镇，在外面住了一阵，直到风平浪静才回来。”

“爱德华！假如镇上当初把这桩事情追究出来——”

“别提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叫我心惊胆战哩。我这么做了之后马上就觉得后悔；我甚至跟你都不敢说，就怕你脸上神色不对，让人家看出毛病来。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睡着，老在发愁。可是过了几天，我一看谁也没有怀疑我，从此以后我就渐渐觉得我幸而来了那么一着。至今我还是高兴哩，玛丽——真是高兴透了。”

“现在我也高兴哩，因为那么对付他未免太可怕了。是呀，我很高兴；因为你实在应该那么办才对得起他，你要知道。可是，爱德华，万一现在还是有那么一天，这事情终归弄个水落石出，那可怎么好！”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以为是固德逊干的。”

“当然他们会这么想！”

“不错。可是他当然是满不在乎的。大家劝萨斯伯雷那可怜的老头儿去找他，把这个罪名加到他头上，这老头儿也就怒冲冲地跑去对他说了。固德逊把他浑身打量了一番，好象是要在他身上寻找一处能够叫他特别鄙视的地方似的，然后他就说：‘原来你是代表调查委员会的呀，是不是？’萨斯伯雷说那差不多就是他的身份。‘哼。你是需要知道详细情形呢，还是认为一个简单的答复就够了呢？’‘如果他们需要了解详细情形，我就再来一趟吧，固德逊先生；你先给我一个简单的答复好了。’‘好极了，那么，你告诉他们滚他妈的蛋——我看这总算够简单的了。我还要给你一番忠告，萨斯伯雷；你再来打听详细情形的话，就请你带个筐子来，好把你那儿根老骨头提回家去。’”

“固德逊就是这样；十足表现出他的特点。他老是认为他提出的意见比谁都强；只有这一点他是自命不凡的。”

“他这么一来，就把这桩事情结束了，而且也就救了我们，玛

丽 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问题了。”

“谢天谢地，这点我倒并不怀疑。”

于是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再谈那一袋金子的神秘。随后他们的谈话渐渐有时停顿下来——中断的原因是由于沉思。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理查兹竟至完全想得入神了。他一直坐了很久，一双眼睛茫然地盯着地板，后来他的两只手渐渐做出一些神经紧张的动作，配合着他的心理活动，这些动作似乎是表示烦乱的心情。同时他的妻子也转入了沉思，默不做声，她的举动也渐渐露出困惑的烦恼。理查兹终于站起来，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伸手搔搔他的头发，活象一个患梦游病的人做恶梦的时候的举动一般。然后他似乎是打定了一个明确的主意；他一声不响地戴上帽子，迅速地从屋里走出去了。他的妻子还是坐在那里皱眉蹙额地沉思不已，似乎还没有感觉到只剩下她一人了。她时而低声自语道：“可别叫我们受到诱……可是……可是……我们实在太穷了，太穷了！……可别叫我们受到……啊，这难道会对谁有什么损害吗？——而且谁也不会知道……可别叫我们……”她的声音这么咕哝着，渐渐低微得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她抬头望了一眼，马上以半似惊骇、半似欣慰的神情喃喃地说——

“他走了！可是，哎呀，他也许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也许还不太晚——也许还来得及。”她站起来，呆立着想，神经紧张地把双手一时扭在一起，一时松开。一阵轻微的冷颤侵袭着她的全身，她从干哑的嗓子里说道：“上帝饶恕我吧——起了这种念头真是太可怕了——可是……主啊，你是怎么把我们造成的——造得多么奇怪呀！”

她把灯光拧小一点，悄悄地溜过去，在那只口袋旁边跪下，伸手去摸它那鼓起的四周，恋恋地爱抚着；她那双可怜的老迈的眼睛里闪出一种贪婪的光芒。她一阵一阵地发呆；有时候又半似清醒、

自言自语地说：“早知道我们该等一等就好了！——啊，假如我们稍微等一等，不那么性急就好了！”

同时柯克斯也从办公的地方回到了家里，把那桩奇怪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他们也很热烈地谈论了一阵，并且猜想着整个镇上惟有已故的固德逊才会那么慷慨地拿二十块钱这么大一笔款去救济一个遭难的异乡人。后来他们的谈话中断了，两人都不做声，转入沉思了。他们渐渐地神经紧张和烦躁起来。最后妻子说话了，好象是自言自语似地：

“这桩秘密事情谁也不知道，除了理查兹夫妻俩……还有我们……此外再没有什么人了。”

丈夫微微地惊动了一下，由沉思中醒过来；他凝神注视着他那脸色发白的妻子；然后他犹豫不决地站起来，偷偷地向他的帽子望了一眼，又望着他的妻子——无言的询问。柯克斯太太有一两次想说话又没有说出来，她把手按住嗓子，然后点点头代替回答。随即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于是理查兹和柯克斯都在更深夜静的街头，由相对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走着。他们在印刷所的楼梯底下彼此碰头了，两人都喘着气；他们借着夜间的灯光互相察看着对方的脸色。柯克斯悄悄地问道：

“除了我们，没有别人知道这桩事吗？”

悄悄的回答是：

“谁也不知道——我担保，谁也不知道！”

“如果还来得及——”

他们两人往楼上走；但是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伙子赶上了，于是柯克斯问道：

“是你吗，江尼？”

“是，先生。”

“你别忙去发那些早班邮件吧——什么邮件都不忙去发；等我吩咐你的时候再说。”

“都已经寄出去了，先生。”

“寄出了？”这声音里流露出一股说不出的失望。

“是的，先生。到布利克斯敦和往下所有的市镇的火车时间表今天都改了，先生——要寄出的东西比平常早二十分钟就得送到才行。我只好赶快跑；要是去晚了两分钟的话……”

这两位先生不等听完他说的话，就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开。过了十分钟，两人都没有做声；然后柯克斯以生气的声调说道：

“什么鬼催着你这么着急呀，真是莫名其妙。”

回答是颇为恭敬的：

“现在我明白了，可是不知怎么的，您瞧，我老是不用脑筋，把事情弄得无法挽救。不过下一次……”

“他妈的，哪有什么下一次！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有什么下一次。”

于是这两位朋友连告别的话都没有说一声，就分手了；各人拖着苦恼得要命的人的脚步，无精打采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他们的妻子都马上跳起来，迫切地问一声“怎么样？”——然后她们用眼睛就看出了回答，于是不等对方用言语表达出来，就丧气地坐下了。在这两户人家里，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种新现象；从前也曾有过争论，可是并不激烈，都是不伤和气的。今天晚上的争论，两家人却好象是互相抄袭似的。理查兹太太说：

“你要是等一等多好呀，爱德华——你该从从容容地想一想呀；可是你不，你非得一个劲儿跑到印刷所去，把消息传遍天下。”

“那上面明明说了要发表呀。”

“那不相干；那上面也说了可以私自访问，随你的便。哼，你说吧——是不是这么说的？”

“唔，不错——不错，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想到一个外方人竟会这么信托赫德莱堡，这样一个消息会要如何轰动一时，这对赫德莱堡是多大的……”

“啊，当然，这些我全知道；可是你要是仔细想一想，你应该是想得到应得这笔钱财的人是找不到的，因为他已经进了坟墓，而且身后无儿无女，没有任何家属；这笔钱只要是归一个需钱很切的人得到了，谁也不会因此受什么损害，而且……而且……”

她伤心地痛哭起来了。她的丈夫想要找两句安慰的话来说一说，随即就这么说道：

“可是归根到底，玛丽，这样的结局一定是最妥当的——一定是；我们是知道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记住，这是命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啊，一个人干出了傻事情，要替自己找理由，那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不管怎样，这笔钱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落到我们手里，这就叫命中注定，可是你偏要自作主张，干预老天爷的意旨——是谁给了你这种权力？这叫作不知好歹，就是这么回事——无非是冒犯神明的大胆妄为，根本就和你装出的那副温和谦让的派头不相称，你明明是个伪君子，却偏要假惺惺地自命为……”

“可是，玛丽，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教养出来的，就象全村的人一样，简直教养得每逢有什么老实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就不会有片刻的迟疑，这种作风已经完全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啊，我知道，我知道——一辈子老在受诚实的教养、教养、教养，教个没有完——从摇篮里就教起，要诚实呀，不要受一切诱惑呀，所以这全是虚伪的诚实，一旦受到诱惑，就经不起考验，今晚上我们已经看清楚了。老天爷有眼睛，我对自己那种象石头一样坚实的、无法败坏的诚实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可是现在……现在，只受到这第一次真正的大诱惑，我就……爱德华，我相信这个镇上

的诚实都是象我的一样，糟透了；也象你一样糟。这是个卑鄙的市镇，是个冷酷和吝啬的市镇，它除了这个远近闻名和自命不凡的诚实而外，根本就没有丝毫美德；我敢发誓，我确实相信如果有那么一天，它这种诚实受到大诱惑的时候，它那堂皇的声誉就会垮台，好象一座纸房子一样。嘻，这下子我可把老实话说出来了，心里倒觉得痛快一点。我是个骗子，一辈子向来就是，可就是自己不知道。以后谁也别说我诚实吧——我可担当不起。”

“我……哎，玛丽，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感觉；的确是这么想。这好象有些奇怪，真的，太奇怪了。从前我是决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的——决不会。”

随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俩都转入沉思了。后来妻子抬起头来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爱德华。”

理查兹脸上显出一个被看透了心事的人的窘态。

“说出来真是丢人，玛丽，可是……”

“那没什么关系，爱德华，我自己也正在想着这同一个问题哩。”

“但愿如此。你说出来吧。”

“你想的是，如果有人能猜得出固德逊对那个外方人说的是句什么话，那该多好。”

“一点也不错。我觉得有罪，而且难为情。你呢？”

“我这种感觉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儿搭个临时铺吧；我们非得好好看守着，等明天早上银行的金库开了，收进这只口袋才行……哎呀，哎呀——要是我们没有做错那一着，那该多好！”

临时铺搭好了，玛丽说：

“那句开门咒——究竟是怎么说的呢？我实在猜不透，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可是，你过来吧；我们该上床了。”